

化龙山草甸露营

黎盛勇

露营那晚,太阳坪上空,只是依稀的几缕灰白色的片云。星星也只有稀疏的那么几颗,皆暗淡在四周的遥远处。已经不太圆的明月,似乎是在不高的地方悬浮着。篝火旁三顶帐篷里此起彼伏的鼾声,演奏着愈发宁静的夜曲。时间来到了后半夜,也许是十点多钟了。

2013 年,我陪央视《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节目组,拍摄后来播出时的第 65 集的素材。外景地选在平利南部的化龙山区。而在山顶草甸露营,即是拍摄的主要内容。

只有过一面之交的节目编导,是位能力型漂亮姑娘,大圆脸,体态微胖。她打来电话说,她们总编辑同意我们此前商定的拍摄方案。要我们约好采药人,准备好现场。他们约完陕渝交界界梁鸡心岭上的一节,然后由市旅游局小史当向导,直接从巴山腹地市镇坪方面上化龙山。

东南——西北走向的化龙山,是南秦岭里仅次于神农架的第二高峰,主峰海拔 2918 米。横亘于陕西镇坪、平利、岚皋和重庆城口四县之间,向北的四条余脉,活物样一直逶迤蜿蜒百里,直抵流经安康的汉江南岸。

我们在海拔 1600 米的山下油桐坪、海拔 2400 米的太阳坪两处择定现场,同时展开准备活动。露营帐篷好说,正阳镇政府就有。导演要物色的山民,是有别于一般农民:体型要瘦精干练利落;外貌上不修边幅,略带粗犷的野性;服饰上要脏点旧点,迷彩也可。好好在,油桐坪村里符合这些条件的,真有好多位。导演是曾经在资源考察中给我当过向导,要么是给大规模领导实地考察修过道的老熟人。

拍摄计划是三个环节:采药人穿越化龙山北坡密林。先采“细辛”“天麻”;然后上草甸,采一种只初夏才有的珍贵草药“尖贝”;再就是采药人夜宿草甸的生活状态。

我和单位司机是早八点从县城出发的,待两路人车汇合,已经是下午一点了。起早点,就定在油桐坪村民覃长寿家。覃长寿 56 岁,是个热心快肠的人。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在家带孩子的儿媳是湖北荆门人。老覃家新盖了二层楼房,在旧房的隔壁,是一间开有六个标准间,主要接待摄影家们的“长寿客栈”。

采药人或背着自制的编织袋背囊,或是竹篾背篓,腰里别有柄柄弯刀的,有带割弯镰的。服色自是各不相同,但都是全副武装的。他们聚在老覃家土墙房门口,吸着烟,说着闲话。

化龙山北坡,是一片扇形的山地。在坡面海拔两千米高度的区间,是个地质断层,密布着浩瀚的混交原始林海。坡度皆大于 60 度,土层厚,植被丰富。其间有诸如珙桐、红豆杉等珍稀植物。最多的,是皮囊婆娑枝干棕红的红桦。林间有多条溪流,多段罕见的绵延千米的跌水瀑布。这里众多的沟壑、溪流,组成山地发达的水系,是旅游资源的富集区。有冰川地貌、喀斯特地貌、火山岩地貌。到处都是状如书册,节理奇特的岩石、岩壁。湿润的气候,造就了该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多样性。林下有名的中药材,包括党参、天麻、细辛、丹参、猪苓、玄参、独活、云木香、七叶一枝花、盘七等。这些草药,都是当地山民衣食之源,他们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靠着采药获得。用他们的话说:“只要人勤快,一天随随便便能挣百十两块钱”。

在这样的林子里采药,山民的行动如履平地。摄影记者扛着沉重的机器追拍,累得满头大汗。纪实记者手脚并用爬进林子,为了追求真实性,拍摄时用爬得比较艰难。因此上,叫我见识了央视记者们求真求细的扎实作风。

下午四点钟,拍摄完穿越密林的环节,来到草甸。化龙山海拔 2400 米以上的地

方,全是草甸。根据卫星地图推算,版图面积在 80 平方公里以上。传说,从前的居民看到太阳早上从东边草甸升起,傍晚又落到西边的草甸里,以为太阳就只在这片甸子里,故得名太阳坪。太阳坪是一个个馒头状的环丘。大地在弧线里柔美,像许多体态丰盈的美眉躺在草甸里作瑜伽,享受着日光浴。

初夏的风,吹送着浓郁的花草香气。没有蝴蝶,只有蜜蜂。草甸柔软、厚实、宽广。草是一朵连一朵的,踏上去如踩在沙发垫子上一般舒服。广阔的空间和广大的平面,使人显得渺小。蓝天、白云、花海、芳草连天。树都很小,生长在低凹处。多草莓,其次是柳兰。再就是针状的羊须草,细而密,灰绿,远看如烟雾浮在草甸。

草甸里名贵的草药,是有止咳化痰治疗老慢支、哮喘功效的尖贝。这草药生长期特短,到六月底就“老苗”了,平时不容易遇见。那天很巧,在山民指定的处所,一找一个准,居然有二十几棵。还找到一棵人参。

导演为拍摄画面的美感,要求把四顶帐篷都扎在草甸山梁弧线相对平坦的低处。在风向不定的太阳坪地方,其实这里也是个了无遮拦的风口。

傍晚,随着太阳的快速落下,草甸的气温下降也很快。露营准备在编导催促下紧张进行着。采药人搭的搭帐篷、生的生火、烧水的取水。漆匠卢宏喜则自告奋勇担起烧饭的工作。他笑着说,他一年里,全靠“吃野食”。他告诉我晚餐名“腊排豆角煮稀洋芋”。到盛饭的时候,已经是需要借“手电”光照明了。

饭后,一部分累了的人进入帐篷休息。其他人皆围着篝火,喝烈酒,听邹泽春的山歌小调联唱。邹是我发现并推介到县里参加比赛并拔得头筹的民歌手,他的照片上过省、市报纸,是唱民歌的一等高手。他身高、音高、记忆力好,心理素质也好,能说会道,体力好,劳力好,在当山里,是个受欢迎的名人。据说,唱歌可以三天三夜不重复。他不喝酒,大家点歌的方式是:他唱一支歌,大家就叫一声酒。酒是覃长寿从家带来的十几斤一大壶细辛藏红花的老酒。老覃说:喝了这酒,不仅可以解乏,还能防劳累的腿抽筋。覃长寿在给我当向导的路上,也是歌声不断的,能唱很多小调的。可在老邹面前,他又说自愧不如,是小巫见大巫。

这夜是农历四月十八日,后半夜月出东山,星空晴朗,草甸呈现出一种迷蒙空灵的梦幻感觉。编导呼起摄影师,空镜记录下了月光下草甸的静美。

邹泽春歌喉子的时候,该其他人唱。但人堆里,不是这个别扭,就是那个羞怯,和老邹一比,差距太明显。为打破尴尬局面,老覃提议酒令改成“江湖乱道”猜拳。规则是,凡不会猜拳的,分租“搭便车”也得喝酒。我们嘈杂的声音,吵醒了编导和主持人两位姑娘。她们倒是没怎么提出抗议。悄悄转移到停在远处的车里,睡了司机的车钥匙,转移到停在远处的车里,睡了司机的车钥匙。

这样,剩下一群汉子,说笑也就无所谓了。有人怂恿老邹唱情歌。老邹不好意思地笑笑,几番推脱不过,于是“溜溜溜”《爬山调》《漆山调》又一路唱下去。

“十月溜溜溜/十月小/绣的绣/万/洛洛溜溜溜的桥/叶叶溜溜溜/叶叶的要绣/洛洛溜溜溜高/二月溜溜溜/百花溜溜溜的开/南京的有个/下江溜溜溜来/叶叶溜溜溜/绣出的姐儿多姿彩/三月溜溜溜/是清溜溜的明/绣起的姐儿大义人/叶叶溜溜溜/离间了董子父子亲。”

“脚怕那个手软难上坡哦/昨日表妹害了我哦/脚怕那个手软你怪我/我怀身大喜怪哪个?”

“正月是新年/小郎上漆山/你在漆山莫贪欢/不比过红山/那年过红山/姐儿大脸盘!”

待覃长寿带来的一壶酒喝完,大家基本都差不多被酒精麻醉得本分安守下来。

到子夜时分,篝火边就只剩下我和民歌手老邹、漆匠卢宏喜三人。远处传来一阵阵狗叫。

“这狗上套了”。老邹淡淡地笑着判断说,从他的笑意里,似乎可见那狗被套住的焦狂状态。这露,是山民捕捉猎物的设施,一般安放在猎物的必经之地。见老卢没有提出异议。

“为啥?”我不解地问。“你听叫声。”老邹解释说。“这夜深,声音不夜时被酒,这是在难过地号哭。”见我还没理解,卢宏喜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叫的狗,会一直叫到叫不住的为止。不爱叫的狗,它歇一歇再叫一阵子。”

“老喜,你有兴趣没得,我们去把狗子的套解了?”漆匠没说什么。为了解救一条并不属于自己的猎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白天的劳累。邹泽春和卢宏喜二人起身,带着手电筒,径直往东南方走去。留我独自在篝火边。草上露水很重,伸脚鞋湿。

说实话,这时候一离开篝火就冷得受不了,我还有点胆怯,没有跟去。明月稀疏,蓝天杳远,露气沉沉,夜风也大声的呼啸起来。还有的,就是帐篷里传出被旷野的风消减了强度的鼾声。

我没有瞌睡,也许有,但我不想忽略这第一次露营草甸的每一个时间段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关于自然界的,还有自己的感受——哦,这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必须留下印记的一夜。

我是首次体验露营,没有经验。头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匆忙地往背包里塞了绒衣、保暖裤、厚的外套、衬衣、秋裤。到午夜的时候,草甸气温只有七度。所带衣物皆悉挂挂,感觉后背还是跟浇了水样渗凉的。我把把背包一直背上,挡风御寒——那副样子,现在想来,虽是狼狈了点,但实惠。

凌晨三点的时候,邹泽春、卢宏喜成功解救了猎狗回到篝火旁,用时在两小时以上。两人的衣裳裤子,都是湿淋淋的了。他们立在篝火边不断地转身烘烤着自己。火光映红他们满脸的紫红色的脸。我看他俩微笑的样子,很是可爱!我只能是奉上香烟表达敬意。

这时候,储备的干柴也烧得所剩无几了,就着月光,我收拾收拾散落在帐篷周围的纸箱,方便面桶等物,放到火堆上焚烧。

这是两省的结合部位,山上手机还没有信号。无法向家里通报露营的消息,担心家人着急。漆匠老卢说,若是电信用户的,在这地方的高处,偶尔可以收到信号。我就一个人上到离开篝火四五百米的山头上,果然,有信号!我试着发短信,一次失败,再发还是失败。原来那信号是无效的。

四点钟,我回到篝火边,就地躺下,一会儿也差不多是睡着了。到五点钟时候,东方发亮,天亮了。

我们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到山下给摄影机电池充电的摄像师回来了,他架上机器,披着被子去恭候日出。编导、主持人一会儿也都到了,在晨曦里准备开播内容:

“化龙山似乎是很神秘,不想把它的美一次性地展现给世人,这样的个性,正像是我两天来所接触到的生活在这山里山民,他们乐观、勤劳善良、热情好客,但却不事张扬。”摄像师给冻得瑟瑟的出境记者一遍又一遍试录口播。其他人则是捂着被子,日出不算太精彩。

拍摄完告别采药山民,采访了他们的“心愿”内容,任务顺利完成。摄像师说,在平利拍摄的素材,很丰富,将来的片子会很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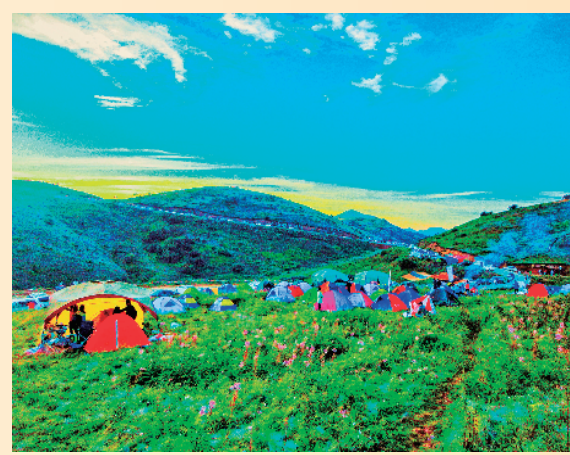
七点钟,我们告别草甸到了山下,孰料山下却是阴天——下午小雨,全体补课,躺平休息!



央视编导与向导、采药人出发。黎盛勇 摄



穿行在长满青苔的古树密林中。黎盛勇 摄



化龙山草甸如今是露营网红打卡地。王韬 摄



化龙山草甸露营真美。王韬 摄



穿行化龙山草甸。黎盛勇 摄

文化纵横

『城市文学』之我见

安黎

在我看来,“城市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因在于,它的内涵并不明确,指向过于笼统。

在众人的理解里,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作品,理所当然就是“城市文学”。但我以为,如此的“城市文学”,只是“城市文学”的表象,而不是“城市文学”的实质——犹如穿着长袍马褂的未必就是古代人,穿着西装革履的未必就是现代人那样,是不是“城市文学”,还要看其内在的精神,是否根植于现代文明的观念之上。

太多的“城市文学”,作者都仿佛一个脚穿皮鞋的外来者,总是在城市的外围踟蹰观望,如同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那样,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步入城市的中心地带,于是他们笔下之所谓,要么热衷于对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和车水马龙等浮光掠影之渲染,要么幻化出各等奢华而又无失真的场景,让摩登男女流连忘返于酒吧、别墅和豪车之间,以此来烘托出一种貌似阔绰的氛围。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城市的真实。藏匿于城市骨髓里的,恰是一些目力无法捕捉的内容,比如信息的传递,观念的领先,文化的聚集,科技的更迭,商务的穿梭,时尚的潮流,以及人际欲望的膨胀,交易的暗通等。

城市与人一样,既有形,亦有魂。满足于给城市绘形,却无力于为城市画魂,这样的“城市文学”,仅为“城市文学”的画皮,无涉于“城市文学”的根本。

假如“城市文学”的命题真的成立,那么要写好“城市文学”,至少应具备五颗六腑的能力,即:作者要有洞悉城市五脏六腑的能力,作品要以现代文明为价值坐标。就前者而言,就是作者要能读懂城市。读懂了,才能刨根究底,潜入城市的深水处,将城市的骨血、脉络、气质、传承,以及城市人各怀心事的待人方式、趋利避害的微妙心理,予以逼真复原。就后者而言,则是作者不能扛着一颗农耕文化的脑袋,来把脉和书写生活场域与乡村风光风情迥然有异的都市,而是要用现代视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现代尺度等,来打量 and 称量城市的长短与得失,并将这种精神元素,像滴滴溶液那般,渗入所写的文字当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独有姿色和价值取向。无论如何,城市都是人类进步的结晶,亦是各色人性相互碰撞各自绽放的舞台,更是映照世态冷暖和人性善恶的透视镜。唯有将城市的林林总总放入现代文明的坐标上审视,才能客观地描述它,也才能避免把高尔夫球杆写成烧火棍,把路灯写成煤油灯,把城市写成扩大版的村庄。

文学说到底还是主观化的精神产品,是作者对生活的解读和描述,而不是生活本身。没有透彻地分析和消化生活的能力,就像擅长于制作农家乐饭菜的厨师不具有烹饪海鲜的能力一样,端上高端餐桌的,必然是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有人写乡村,读之不觉其土气;有人写城市,写之却像头不戴白羊兜手中挥舞铁头的老农民在刨挖土豆,一派土色土质。何以如此?答案不言自明:有现代精神,加上现代技法,土坯也散发金条的光泽;无现代精神,金条也散发土坯的颓唐。“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无高低之分,亦无贵贱之别。“乡土文学”写得好,既有内蕴的丰满,又有艺术的精湛,照样可以耸立为文学史上的奇峰;反之,“城市文学”写得差,思想苍白空虚——说一千道一万,“城市文学”首先最应完成的一项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作者的头脑剪掉辫子,作者的眼界爬出井岸,从而具有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思维。

明的家用电器和娱乐方式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公路通,一通百通。进入脱贫致富新时代,国家对这条公路进行升级改造,现已建成双向通行的柏油路,占老子午道变坦途。各式各样的摩托车、小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一幢幢移民新村拔地而起,群众全部由高山安置到选址宜居、交通便捷、居所安全、环境优美的新社区。山里人购买、生产、生活、上学、就医都方便起来。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走一脚好路。天晴脚上不沾灰,下雨脚下不沾泥。村里的太阳能路灯照射在稻田里,绿油油的禾苗像是接受阳光,又像是得到雨露,更像是党的党和国家,把温暖和阳光洒向田园,惠及八方。

山里的夜晚静谧、祥和,稻田里的蛙声也在歌颂新时代,歌唱新生活,这里的新农村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我就感慨:人民的公仆善于倾听群众呼声,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落实在一言一行中,落实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上。

岁月的河,奔涌流淌。心上的路,绵延芬芳。脚下的路,靠双脚去走,心上的路,用心去构筑。有路有光的日子,在脸上闪烁,在心里开花。心上的路,连党心,通山河,达世界。现如今这样的幸福桥、民心路遍布秦巴山区,遍布神州大地。

心上的路

余佑学



路在脚下,更在心上。“一条路,落叶无迹”山走过我,走过你\我想问,你的足迹\山无言,水无语\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春天,走过我自己\悄悄地,我从过去,走到了这里\我双肩,驮着风雨\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春天,走过我自己\……这首由陈彼得演唱的经典老歌,以宏阔的视野、奔涌的诗情和豪迈的旋律,承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好似一把时间之匙,打开了我们心中怀旧之门。

整首歌,词曲优美,传唱悱恻,表达哲学,寓意深远,每每吟唱,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一条路》穿越时空,让人产生通向未来,让人们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中保持乐观、积极,向上态度,坚定信心,战胜困难,追逐梦想,去构筑拓宽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这更是经典永流传的精神内核所在。

当艺术上的一条路,与现实生活中的一条路重叠的时候,故事就产生了。每路变清朗、阔达、欢快地延伸着……路变成网、网联通山河,就这样漫无边际地惊艳四面八方,辐射广袤原野。

光阴逆旅再回首,1989 年的春天,我从千里之外腾格里大沙漠深处一座军营里回家探亲。乘火车,倒汽车,穿戈壁,翻秦岭,

在石泉县城住了一宿。翌日坐班车,迎回平区管辖的川乡高涧村老家。班车只能开到迎丰街上,余下 20 里山路只能靠自带的“11 号”车跋山涉水。

20 多里的山路,差不多消耗 3 个多小时,中途爬了两座山,还两次挽起裤腿过池河。当兵 5 年第一次休假,带的东西比较多,两桶青油、给老人小孩购买的水果罐头、麦乳精、衣物等等。负重多,山路险,走走停停,汗水浸透又慢慢风干,衣裤上留下一块块泛白附汗带盐的“地形图”。

路,还是原来的崎岖山路,弯弯又曲曲,忽上又忽下,荆棘丛生,杂草挡道。蜿蜒奔腾的池河,也只有在凛冽的冬季才搭建简易木头桥,平时往来的山民,只能蹚水过河。赶集的妇女,上学的孩子,常常看着这条生命的河水犯怵。

家乡群众年复一年的,就在这样的山道上驮运到迎丰集镇上卖的粮食、卖山货。以物易物换回所需要的油盐酱醋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乡民们虽是一条路的渴盼,却异常之难。乡亲们对于一条路的渴望,由来已久。

回到部队,家乡的这条路的困扰,我吃饭不香,睡觉难眠。整理思路后,冒昧给时任安康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乡群众行路难、生产生活极度不便的情况。恳请解决为盼。

1989 年的 5 月底,我收到安康地区行署

办公室回信。信中说“根据行署专员批示,已与交通部门进行研究,并作出答复:迎丰区至平利县铁炉乡路段,属跨县断路线路。全长 17 公里,修通此路需要资金 170 多万元。目前地区交通局挤出 1.7 万元资金,争取完成测设工作。交通部门将向上级反映,争取修路资金早日到位,待计划下达后,重点予以安排,及时组织施工。”“鸿雁传书情切切,筑路有望福一方。政府有了回复,真好!”

犹记得,1984 年的晚秋,正是陕南山区阴雨绵绵的季节。秋转冬,天渐寒,河湍急,由于水大流深,我的裤子及胸膛以下全被河水浸透,踏着泥泞山道,步行 20 多里赶到区公所集中,在县武装部换上冬装后,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向西。

换上湿漉漉的衣服让父母带回家,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进入梦乡,我梦见隆隆炮声,那是开山炸石的声音,梦到逢河架桥,那是沟通北边的壮举,梦着一个没有醒来的美梦,我走进西北边陲的军营。

五年过去了,山河依旧,道路亦然。这条公路啥时候能开通?已成为两县山区群众最大最急切的心愿。1992 年 5 月,当我从甘肃调回安康军分区时,迎丰到铁炉坝的毛坪路基本打通了。从立项,到安排资金测设,再到完全修通,也就三到四年时间。一条困扰多年的“断路”终于变成雨天晴天畅通无阻的产业路和幸福路。